

懷吳慶源學長

曾潤琛

吳慶源學長於民國七十一年春在美國洛杉磯逝世。王樹芳學長要我寫一篇文章紀念他。我與吳學長交往數十年，但真正在一起的時候，不過短短數年。就將記憶所及，略述經過，以誌懷念。

吳學長在上海交大習鐵路機械，於民國十五年畢業。我進大學，他剛畢業。開始同他交往是在我在大學四年級時，教我們鐵路機械的王爾陶先生到歐洲去開會考察，有一個多月的時間，請吳學長來代課，所以他同我是誼兼師友。

隔了三年，我於民國廿二年冬到英國去留學。吳學長那時在中英庚款購料委員會倫敦辦事處王景春博士那裏工作。他們那個辦事處幾乎也是我國鐵道、交通兩部及各局有關中國留學生的連絡中心。大家有什麼事都去找他們。我們初去什麼都不熟，進學校也找他們，假期中進工廠實習也找他們，他總是很熱心為我們安排。他同王亨齡學嫂住在倫敦附近，大女兒瓊瓊已經會走路。王亨齡學嫂有一段時期也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電機系讀書，我們算是二度同學。有時到他們家裏去吃飯，他們生活得很恬適。不久他們就先回國了，有一位秦先生接替他，後來朱世衷學長又去接替秦先生。

我於民國廿五年回國，在鐵道部工作。廿六年秋抗戰開始，部內及各路若干機務人員器材撤往株洲機廠。我在漢口遇到吳學長，和他同車往長沙報到。在路上有一段小插曲，頗足顯示其個性。我們的列車在開出武昌站不久，前面路線有故障，列車停在一個小站上。旅客都下車來伸伸腿。我同吳學長沿路線閒步，看到一位指揮紅綠旗的工人將紅綠旗墊在屁股底下坐下來正在休息。吳學長就走過去告誡他說：指揮紅綠旗關係旅客的安

全，你做這種工作，對紅綠旗應尊重，怎可這樣隨便。吳學長就叫他起來，取過紅綠旗，捲在旗桿上，叫那位工人伸出手心，用捲好的旗桿將責打三下，像老師打小學生一樣。那位工人也很好，好像自知理虧，並無反抗，事情就過去了。按說我們在粵漢鐵路並無職司，也管不到粵漢鐵路的工人。吳學長却以為鐵路從業人員，對敬業精神，必須嚴格遵守，看到不對，他就要去糾正，真是率直得可愛。

我們到長沙後，株洲機廠籌備處還在允嘉巷二號辦公，我們就先租了南門下晏家塘一處房屋，兩家合住，好像那時他的兩位雙胞胎女兒已生了。住了一個多月，籌備處搬到田心段廠址。我們也搬去，兩家合住在葉祠，原是一個祠堂，工程隊在那裏辦公，因新建的辦公室完成，剛剛遷出，我們就暫時安頓在那裏。直到我們各自租到廠外民房才分別遷出。

株洲機廠那時是一面建廠，一面局部開工。人員除籌備處原來人員外，另加入了鐵道部及津浦、膠濟、平綏等路機廠撤退的人員。雖是一支雜牌部隊，但大家都相處得很融洽，工作也很緊湊。那時物質環境很差，在廠外租的民房，多數是紙窗泥地。廠裏雖有電燈，家中往往點的是油盞。上下班須穿長統靴走泥濘的田岸，後來廠裏也有敵機來轟炸，就往廠外疏散，有時一天不止一次，疲於奔命。那時生活和在倫敦時舒適的生活大不相同，但大家過得很愉快。吳學長當時擔任客貨車工場主任，經常同人家談木材防腐技術，有人就套了四書上說的君子有三畏的語氣說：白蟻蟻有三畏，畏木焦油（Creosote），畏……，畏吳慶大老之言。其中另一畏我已記不得了。此後我就叫他吳慶大老，他也不以為忤。

來臺後他在鐵路局工作，仍經常提倡木材防腐技術，數十年如一日，他可以說是一位非常實在的人。我們在交大時的校歌中有「實心實力求實學，實心實力務實業」兩句，他是真做到的。